



chapter 01

海盗的招聘会

公元 1515 年夏，北非海岸，阿尔及尔。

近在咫尺的蓝色地中海清澈凉爽，但夏季的风却来自撒哈拉沙漠，干燥灼热的南风几乎能将活人风干成木乃伊。正午，巨大的太阳将这座滨海城市灼成近五十摄氏度的烤箱，连苍蝇也不会选这个时间出来觅食，但阿尔及尔城中心的广场上，却密密麻麻地挤着两千多个男人。

“妈的！等了多久了，还不开始？”一个大汉焦躁地擦擦脸上的汗浆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双腿。他刚刚为了椰枣树下一点可怜的阴凉和人打过一架，脸上的淤青让他更加暴躁。

“等吧，我敢说只要一开始，马上就会招满，海雷丁的船可不是那么容易上的。”船队补充人员一般只要两三百人，应聘的却来了十倍，竞争之残酷可想而知。

“酸枣汁！淡啤酒！冰凉的饮料解渴消暑啦！”

“无花果！大葡萄！橄榄干！山羊奶酪又香又甜！”

“大爷，要擦刀的油布吗？擦完绝对锋利闪亮，阿拉丁的宝刀也比不上！不要？那看看这来自东方的脚气药膏，还有印度神药一夜九次大力丸哦！”

十几个小贩不顾暑热挤在人群里，简陋地挎着篮子，好点的推个小车，贩卖



着各种饮料零食。

在这个城市里，一个远来传教的基督教牧师不敢暴露身份，他披着遮阳的袍子要了一杯啤酒，顺便向卖饮料的小贩问道：“这么多人拿刀带剑的，是在干什么？”

对方立刻露出一副“你孤陋寡闻”的样子：“你不知道？大海盗海雷丁的船在招人啊！”

“巴巴罗萨·海雷丁？那个北非最嚣张的……”牧师掩了嘴，“如雷贯耳，可海盗也敢在城中心公开活动，真是有胆，总督不管吗？”

小贩哈哈大笑：“你是外乡人吧。阿尔及尔是海盗之城，海雷丁大人才是真正的地下总督，我们一城人都指望着他吃饭呢。只要上了船，就算不开战一个月也有三枚金币！”

牧师大吃一惊，要知道西班牙的正规海军，每个月才有一枚银币的待遇。三枚金币，可以买二十头产奶的母牛了，怪不得这么多人趋之若鹜。

阿尔及尔是海盗的城市，无数市民靠着他们带来的财富生活，他们是财神爷，保护神。海盗是这里最好的职业，比什么都热门。

牧师还想问点什么，却见一个接近两米的魁梧巨汉跳上城墙，广场上的人群登时骚乱起来。

“那是冲锋队的副队长汉克！”小贩像看到明星般兴奋，口气十分崇拜，“冲锋队是最厉害的，高手中的高手！汉克能扛着一千斤的大炮发射啊！”

巨汉举起蒲扇般的大手虚空一按，广场顿时安静下来。他的开场白简单直接：

“一眼失明，十枚金币！双眼失明，二十枚！”

“单臂断掉，十枚金币，双臂断掉，二十枚！”

“鼻子耳朵手指头一个价，三枚！”

“丢了命的，安家费五十！”

惊悚血腥的内容回荡在空中，广场上的男人们寂静了三秒钟，突然山呼海啸般沸腾起来：



“太好了！这次给的真高啊！”

“海雷丁大人万岁！”

“掉了那话儿给多少钱？”

“呸！你裤子里那点小玩意儿，连半个手指头都不够，还好意思要补偿啊！”

“啊哈哈哈哈哈哈！！”

巨汉又道：“这次要的人多，五百个！是好汉的就来试试！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银币，向空中一撒，给热火上加了最后一泼滚油，“等会儿抢到金币的人就能上船！”

阔绰奢豪的手段，显示了这支海盗队伍多么强大。

一些沉不住气的人纷纷拥抢那亮闪闪的小东西，人群挤做几团，争抢谩骂声此起彼伏。汉克冷笑一声，这点出息，能上船也顶多是打杂。

几个强壮的大汉抬上来一只大铁笼子，里面坐着发金币的考官，人群登时疯狂起来，拼了命地往笼子边挤，运气好靠得近抢到一枚，运气不好站在远处，就只能拼着力气向里拥，或者打别人手里金币的主意。

火热的太阳帮忙剔除体弱多病的，许多人不耐高温和拥挤，中了暑软绵绵地倒下。广场像炸了窝的蚂蚁群，鞋子挤掉了一地。牧师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狂热的一幕，惊讶到说不出话来。卖饮料的小贩笑道：“这是专门考验人的，船上可不是舒服的旅店。”

就在许多人挤到动弹不得的时候，城墙边一棵茂密的椰枣树上，“噗”的一声落下枚枣核。伴随着枣核落地，一个瘦小的身影从树上跳下，踩着别人的肩膀和小贩的推车，小豹子一样蹿来蹿去，轻轻松松就越过拥挤的人群，一跃跳上发币的大铁笼子。

站在笼子上的汉克愣了一下，这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背着个细长包裹，一身旧衣服洗得发白，粗亚麻布头巾下冒出几缕弯曲的栗色头发。他满面尘土和汗水，看不清面目，只一双眼睛清凉凉黑白分明，乍一看历世不深，却隐隐透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寒光。目光流转之间，好似冷月辉光，寒气逼人。汉克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，被他目光一扫，竟不知怎么打了个战。



“给我一个金币。”少年毫不客气地伸出手来，手腕看起来细白，掌心里却有淡淡的薄趺。

“他作弊！怎么能这样！”人群里不满的声音响起来，有人伸手想把他拉下，无奈笼子有三米多高，根本够不到。

少年理直气壮：“你只说抢到就算数，没说怎么抢。”

汉克点头表示同意，可也没给少年金币，他打量一番，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多大了，船上可不要孩子。”

“我十六，已经成年了。”少年抬头挺胸，但这动作并没让他高出多少。

“他根本不到十五！这么矮！”

“就是就是！发育不良，一个浪头就给打下船去！”

汉克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张开嘴。”

少年莫名其妙，但考官这么说了，于是听话地张嘴。

汉克弯腰认真严肃地审视了一番，突然大声宣布：“小马驹牙还没长全呢，不能上船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！”人群里爆发出嘲讽的笑声。

少年有点着急：“我真的成年了，什么都能干！”

汉克看着他尖尖的下巴，摇头：“船上都是粗人，你干不下去的，再长几岁吧。”

“我识字！会读会写！”少年又报上一条资历。嘲笑声顿时小了下来，在这一百人里未必能找到一个人会写自己名字的时代，能读会写可是个了不起的本事。

汉克点点头：“原来是个有文化的。你去广场西侧吧，看那里要不要人。”

考官态度坚决，少年只能从笼子上跳下来，踩着众人的肩膀向西跑。虽然有了准备，可被踩到的人没有一个能抓住他的脚踝。

“妈的，真邪门了，看这小子这么瘦，没想到重得很。”一个人摸了摸被踩得发疼的肩膀抱怨，不知这重量从何而来。

比起广场的疯狂拥挤，西边的招聘会普通得很，白色遮阳帐篷下几张木



桌,考官也慈眉善目的样子,可不知怎么,没几个人过来。少年从一张张桌子旁走过,才明白为什么没人应聘。

领航员:要求认识海图,会掌舵,熟识星象、潮水、暗礁地形。

木工:要求会看设计图,会修船、补漏、调漆、打家具。

炮手:射击能力十发九中,会维护修理各种武器,火枪、旋转炮、加农炮都会操纵。

军械师……

少年一边走一边摇头,这些懂技术的专业人员,比识字的更加难找。走到最后,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正在阴凉里看书。他带了一副高级水晶眼镜,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海盗,倒像个冷漠倨傲的学者。面前铺开一个皮质工具袋,十几把造型各异的银刀锋利无比,截肢用的锯子闪着寒光。

牌子上写着:医生。招聘要求是:别想了白痴。

少年失望了。

“《医典》,阿维森纳……”临走之前,他轻轻念了念青年手里的书名。

医生抬头看了一眼,问到:“懂得拉丁文?”

少年答:“一点点。”

“还会什么。”

“西班牙语,意大利语,还有一点法语和阿拉伯语。”

在文化复杂人种多样的地中海,文盲会说几门外语并不是奇事,许多行走江湖的老商人甚至比语言学家更渊博。医生漫不经心地继续问:“都会写吗?”

“会的,我常帮人写信。”

青年亲切一笑,如春风般和煦:“哦,这可稀罕了,你叫什么?”

“尼克。”见有一丝希望,少年立刻回答。

医生嘴角一勾:“嘻,我不用人写病历,走开。”他露出个恶作剧得逞的表情,继续低头看书。被耍了的少年呆在当地,旁边桌子的胖厨师笑骂:“让人家抱了希望再拒绝,维克多,你真坏。”

“去,我可是大好人,同意了才坏吧。”医生把书扣到桌上,把少年上下仔细



打量一番，镜片后锐利的眼神像是解剖刀，穿透皮肤肌肉，直达骨骼。

“老实说吧小子，你长得太嫩了。海盗船是个什么地方？凶狠的摩尔人，贪婪的犹太人贩子，被驱逐出教的基督教徒，骗子、小偷、逃兵、被通缉的亡命徒，几百个无法无天的男人憋在船舱里，成月不见女人。长得美可不是件好事。”

尼克一愣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仍倔犟地回了一句：“你长得不赖，不也在船上做事。”

“哎呀呀，说得没错，本少爷确实很帅，可问题是你没有这个。”维克多笑笑，修长的手指抚摸着他的银刀和锯子，“人总是要命的，在船上，只有弱智才会得罪船医。”

尼克无言。技不如人，这些能力他确实没有。一旁的胖厨子看不下去，指点道：“继续往西走吧，货行的老鲁曼或许要人。”

第二轮也被刷下，被招上的希望不多了。

不用吃惊，海盗也做生意。抢来的货物要换成货币，必须和人交易。海雷丁的船队有十几艘大船，肥羊不多的时候，运些当地产的橄榄油、棉花、椰枣，也能赚上一笔。

货行里一片忙碌，二十多个伙计往马车上装运货物，干旱季节内陆寸草不生，这是要交易的粮食。鲁曼是个壮硕的中年男人，常年行走地中海，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商人。他抽着来自新大陆的昂贵烟草，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指挥货物运送。

“嗯？要进货行？”鲁曼低头看看眼前的瘦弱少年，“不行，孩子，都是辛苦活，我们只要有力气的汉子。”

尼克也不多言，走到一堆装小麦的麻袋旁，伸手拉起一个背到身上，围着大车跑了两圈。

“豁，看不出，倒有把子力气。”这一个麻袋就是五十磅，壮年男人背着也颇吃力。鲁曼咬着烟斗，裂开一个笑容：“行啊，正巧少一个人，你被录取了。以后就在这货行干吧，不过，这几个月我们走旱路。”

“怎么，不能上船吗？”少年放下麻袋，朝岸边的武装船望去。



“孩子，船上虽然赚的多，却是要拼上性命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广场上人那么多，医生帐篷和我这里人却很少吗？”鲁曼悠然吐出一口烟圈，“因为船上是要拼命的，死多少人，补多少人。”

“我要上船。”尼克固执道。

老商人摇摇头，少年心性，不知天高海深。他拍拍尼克背上的行李，给了他几个铜子儿：“去吃顿饱饭再考虑考虑吧，船上不要孩子和女人，这是惯例。”

不是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，许多人也不会考虑拼命的职业。这几个钱虽然不多，也可以在阿尔及尔买一大块烤肉和许多淡啤酒了。少年低头道谢，拿了钱走开。

即使懂得几种语言，他还是落选了。从陆地到海洋，有利可图的地方总是人满为患。海盗，也不是那么容易考的。

北非的太阳灼烧着大地，被拒绝的少年渐行渐远，只在身后留下一点小小的影子。

“他背了什么啊……”

鲁曼看看自己的手，他好像拍在了某种坚硬的金属上。



chapter 02

海妖

汉克带着厚厚一摞按过手印的契约书回到大本营。

和人们想象中肮脏混乱的海盗窝不同，这是座干净清爽的白色城堡，它坐落在阿尔及尔地势最高的山丘上，一面朝向大海，一面俯视全城，伊斯兰风格的圆形穹窿时常笼罩在地中海的薄雾之中，风格高雅，景色优美。

这当然不是海雷丁建的。

从上一任阿尔及尔总督手中“接管”而来时，那胖子哭得比死了亲爹还难看。不在海上时，大多数本地海盗都在别处落脚，只有船长和一些高级船员住在这里。

汉克没心情看院子里雕刻精美的喷泉，穿过曲折迂回的走廊，来到一间大屋前敲敲门：“船长，我是汉克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高大的红发男人懒洋洋地靠在阿拉伯式软榻里，一只身长三米的非洲白狮卧在他脚畔，似睡非睡地眯着眼睛，嘴巴边还沾着几根色彩斑斓的鸟毛。汉克想，这大概是庭院里最后一只孔雀。

男人随手翻看着稀有海图，一丁点强横霸道的神色也没有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和他脚边的狮子一样，船长是喜欢把利爪埋在脚掌中的人，看起来波澜无



惊，却随时会用一个闪电般的扑击把敌人撕得粉碎。

这就是横行地中海的最强海盗，巴巴罗萨兄弟中的老三，有“海上红狮”之名的巴巴罗萨·海雷丁。

汉克恭恭敬敬递上契约书：“船长，五百个新人。”

“恩，辛苦了。”海雷丁接过来翻了翻，“有合适的候补人选吗？”

“没几个能用的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平庸之辈。”不知怎么，汉克心头突然浮现出那个轻灵少年的身影，但也只是一闪而过，他摆摆手，斟酌着词汇，艰难说道：“船长，阿鲁德队长这些年来一直忠心耿耿，杀敌也从来冲在最前面，您能不能……”

“不能。”红发男人断然拒绝，伸臂把那叠契约书摊开来：“汉克，看这些条目和手印。即使不识字，上船前也必给新人一一读过。跟着我这么多年，连你也不记得了？”

“可那天队长确实喝醉了，正巧那女人经过……”

海雷丁冷冷道：“哦，那么说被强奸是那女人的错，阿鲁德倒是被迫的了？汉克·里文斯，契约第四条是什么！”说出最后这句话时，他口气已非常严厉，一双冰蓝色的眼睛射出慑人光芒，汉克心神大震，身子一挺，响亮答道：“第四条，不得奸淫侮辱妇女，违者处死！”

房间里陷入一片死寂。半晌，海雷丁才道：“已经有好多人来求过情了。船上艰苦，下了船去酒馆喝个痛快，找几个花钱的女人，我从来没管过大家私下的活动。但那女人不是妓女，第二天她就跳海自尽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海雷丁顿了顿，道出了问题实质：“汉克，她是个传统家庭的女儿，我们常年在阿尔及尔活动，惹怒了这些当地人，还怎么继续在这里干下去？饶恕了阿鲁德，以后怎么管束别的船员？海盗契约，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纸空文？！”

海雷丁的船队纵横地中海多年无敌，在北非沿岸拥有英雄般的声誉，靠的不是一群乌合之众，而是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的严格纪律。海雷丁这三句话如排雷般涌出，汉克默默点了点头，再也无法辩驳。



“是，船长，我明白了。”

副队长魁梧的身影从房间里消失，海雷丁像是自言自语道：“阿鲁德，你有一群好兄弟。”

“是，这样也死而无憾了。”屏风后转出一个三十多岁长着鹰钩鼻的精壮男子，正是冲锋队的队长阿鲁德。

“船长，我想最后搭一次海妖号。”

“想死在海上吗？可这趟不一定会遇到能干掉你的对手。”

“那就算运气不好吧，海神不肯收留罪人，回来时我心甘情愿上绞架。”

海雷丁沉默了片刻，点头同意了。

这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，能抱着尊严死去的机会。阿鲁德感激得泪光闪烁：“谢谢船长，我在货行还有二百多枚金币的积蓄，不管我怎么死的，请转交给那可怜的女人家里。”

一个雾蒙蒙的清晨，六艘装备大炮的武装船，十二艘小型三角帆船准备完毕，在一艘船首雕刻着人身鱼尾女性木像的快船带领下，从阿尔及尔港口出发。

海妖号是海雷丁的座驾，她并不是遍布装甲的战列舰，而是一艘单桅中型快船，配二十八门十八磅炮。载满货物的缓慢货船、装了沉重装甲大炮的军舰速度都不快，追逐、包围、抢夺、撤退，海盗船只并不要求最强，而是要求最灵活迅速。

“宝贝儿，把厄运带给我们的敌人吧！”

主舵手拍拍美丽的人鱼雕像，饮了一口烈酒，把剩下的倒入大海。在最有经验的船长和水手操纵下，海妖号是地中海最快的死亡帆船。

“出发！”

红发船长一声号令，千帆齐放，船头在海面上激起雪白的浪花。

风帆之上冉冉升起的不是黑色海盗旗，而是红底金飞狮——威尼斯共和国的标志，海盗在发现掠夺对象前是不会用骷髅旗的，而是假扮成商船迷惑对方。

新人们兴奋得难以自抑，拉住缆绳的手不禁微微发抖。老水手之间却存着种奇怪的气氛，偶像般的冲锋队队长将在这次行动中接受严厉的惩罚，葬身海



底倒成了他维护尊严的唯一奢望。

入夜，黯淡的天空看不到星月，浓雾从无尽的天幕上拢了下来，把海面遮了个严严实实。附近的友舰已经看不见了，几乎没有海风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船体和绷紧的缆绳发出的些微“咯吱”声飘荡在周围，每一艘船都好像孤单行驶在无边宇宙中一般。

不可见的东西是最恐怖的，踩不到坚实的土地更让人坐立难安。第一次出海的菜鸟们战战兢兢，死活不肯靠近船舷，白天清澈透明的蓝色海水变成漆黑一片，那看似平静的黑色海面下，似乎潜藏着无数噬人的深海巨兽。信教不信教的，都忍不住悄声念叨起真主上帝来。

“嗤，胆小鬼们。”老舵手呷了小小一口烧酒，扫了新人们一眼，鄙视道：“雾天，是我们开张最好的天气。要不是预测到会下雾，船长可不会选这个日子出海。你们都听说过吧，船长他，是能闻到猎物味道的……”

老舵手故意压低了声音，周围的人不禁被他神秘的样子吸引过来，他说：“船长能预测天气，听得懂海鸟的叫声，看得见鱼类的游向，鼻子更能嗅到金子和宝石的气味，跟着他出海，十次有九次都不会落空。知道吗，据说船长曾经给海神送了一个最漂亮的妹妹，换来这些能力……”

一个新手打了个哆嗦，顿时觉得海风凉了起来，他故作镇定道：“这都是传言吧，兄弟你资格老，在这片海上，有没有真见过那些……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？”

“能把整条船拖进海底的巨乌贼？撕破船帆的食尸鸟？还是能勾引人下地狱的海妖？嘿嘿嘿嘿……”老舵手不怀好意地低声闷笑，笑得新人们毛骨悚然，“真运气啊，我没有见过，因为见到过的，已经没法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啦……”

黑夜里的恐怖故事总是最受欢迎，人们既好奇又害怕，在这上帝信仰也管辖不到的地方，古老相颂的传说占据了上风。除了值班的舵手和瞭望手不敢放松，其他人都沉浸在似真似幻的故事里……

就在这时，桅杆最高的瞭望台上，瞭望手手中羊皮纸卷成的望远镜那一端，出现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诡异东西。他用袖子反复擦了擦镜片，嗓子里好



像塞了棉花般做声不得：“海、海妖……”

瞭望手眼睛暴突出来，梗塞了几下，突然杀猪一样嚎叫起来：“西南！西南！你们看！！！”

甲板上的每一个人都被这惨叫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敌人进攻，纷纷抽出武器靠近船舷观望，谁知却看到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幅画面。

浓雾里，一个模模糊糊的白色身影诡异地漂浮在海面上，随着波浪起伏飘荡。海风将雾气吹淡了一点，众人依稀看见一具赤裸的身子暴露在空气里，纤细的上半身闪着异样的白光，海藻般的湿润黑色长发披散下来，覆盖在丰满白皙的乳房上。

“她”就这么漂浮在海面上，一阵似有似无的歌声飘了过来，这美艳又诡异的画面将众人的心魄紧紧抓牢。

“海妖，真的有海妖，我们要被她的歌声拉进海底吗……”

“当”的一声，老舵手的扁酒壶落在甲板上，酒液流了一地。

包括瞭望手和这艘“珍珠”号的监理在内，所有水手都聚集在左船舷上看“她”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，右边的浓雾中，一艘打着黑色骷髅旗的帆船渐渐靠近。

“哈求！！！”

随着海面上火光升起，美艳的“海妖”毫不优雅地打了个喷嚏，他抱怨般扯了扯贴在身上的白衬衫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这么稀疏的劣质布料，被海水浸透了以后，不管是触觉还是视觉都跟没穿一样。

火枪和高声叫骂的声音代替了歌声，尼克被指派的诱饵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。虽然被冻得够呛，他的身手还是一如既往的灵活。一个拧身，海面下就翻上来一只小小舢板，他刚刚就是坐在这东西上伪装海妖。

从脖子后解开细绳，胸前两只勾人魂魄的“丰满酥胸”竟然掉了下来。

仔细一瞧，这其实是两个倒扣在胸前的……白陶碗。男人的想象力总是丰富到多余，越是看不清，越觉得神秘性感，母猪也像仙女下凡。尼克把绳子割断缠在头发上，包上头巾，立刻恢复了平胸少年的身份。